

# 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

郭锦桴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序 言

## 一

文化与语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不论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还是哲学家对此都十分关心。

首先，关于文化，历来各家有关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195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和克拉洪（C.Klackhohn）在其《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一文中，列举了从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有关文化定义达164种之多。这既反映人们对文化探讨的热情经久不衰，同时也反映在文化研究中，人们对文化定义存在不少分歧。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对此不无感慨地说：“文化，文化，言之固易，要正确地加以定义及完备地加以叙述，则并不是容易的事。”

尽管如此，一般认为，“文化”（Culture）的含义可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不同。广义的文化泛指各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狭义的文化则只是指精神文化而言，主要包括科学、教育、政治、文学艺术等等。

从广义角度看，文化所包括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美国社会学家福尔森认为，“文化是一切人工产物的总和，包括一切由人类发明并由人类传递后代的器物的全部，及生活的习

惯。” 美国人类学家林顿 (R.Linton) 指出：“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被公认为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部分生活方式……整个文化还包括诸如洗碗、开汽车等世俗行为，而且，对文化研究来说，这些世俗行为与那些被认为是生活中高妙雅致的事物相比，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 林顿还进一步指出：“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甚至没有无文化的个人。每个社会，无论多么简陋，总有一种文化。”

文化范围虽然广阔，但它有自己的系统结构以及不同的类型。它以“文化质点”为最小的基本单位；又由许多有共性的文化质点聚合成“文化结丛”；然后又由许多有联系的文化结丛形成“文化模式”。文化结丛在较大的时空范围里还可以形成“文化圈”或“文化地带”。一个民族社会的文化形成一个整体，它有自己的特征、恒久性和自足性。文化并不是支离破碎，如同一盘散沙那样。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凝聚力和传统性。

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首先在于，语言是人类独有的文化行为，它是文化产生的重要形式。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A·怀特在其《文化科学》一书中写道：“全部人类行为起源于符号的使用。正是语言符号才使我们的类人猿祖先转变为人，并成为人类。仅仅由于符号的使用，人类的全部文化才得以产生和流传不绝。”

动物和人类的分界线并不只在于会不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上。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对类人猿进行了诸多方面的研究证明，类人猿在使用工具方面有许多种才能，它们会制造箱状的建筑物，会用棍棒挖掘，会用树枝掏洞中小虫等等。W·库

勒在《类人猿心理》一文中认为，类人猿普遍具有模仿能力，其模仿的心理过程表现为神经——感官——肌肉的相互联系的活动过程。这方面，类人猿与人类差不多。不过，类人猿与人类的模仿也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人类的模仿学习并不仅仅限于神经——感官——肌肉的活动过程，它同时也是使用语言符号的活动过程。所以，人在使用工具时，包含着一种知识的积累和进步的过程。它通过语言符号归纳使用工具的知识和经验，并把它传授下去，提高下一代人使用工具的水平，从而丰富人类自身的创造力和文化。而类人猿由于没有语言符号，它既无积累又无进步，它不能作为一个“类整体”，发展自己的文化。所以类人猿永远不能发展创造力。

很清楚，语言是人类独有的一种能力，它不仅使人类摆脱动物界，而且使人类从野蛮和原始的状态进入文明状态。很久以前，哲学家笛卡尔在其《方法论》一书中就曾经说过：“人无论怎样愚鲁和笨拙，他总具有把不同词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另一方面，动物无论怎样完善，也总是缺乏这种能力。”这至今仍是一句至理名言。

文化与语言的密切关系还在于，语言是文化存在的重要标志符号，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化。

怀特在《文化科学》中还指出：“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就仅仅是动物而不是人类。”

语言是最重要的符号形式。它以声音（语音）和书写的文字形式成为任何文化的标志符号。这种标志符号的作用是

十分重要的。它使文化能进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人们共同享有的事物。而任何文化只有进入社会，成为群体共同意识活动或物质活动之后，它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个人的意识活动如果只为他一个人知晓，不能算是文化。只有当这种个体意识成为群体共同理解，或共同活动的一部分时，它才能成为文化。文化没有语言符号的帮助，它不可能进入社会成为真正的文化。换句话说，它不可能存在。

文化的传延也必须依赖于语言文字。各种历史文化之所以为我们现代人所认识和了解，最重要的是依赖于前人的历史文字的记载。没有语言文字，文化便不可能永存不朽。

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人类社会没有语言，人类便不可能有什么思想交流、信息传递，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便将会中止，那么，所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法律的、科学的、教育的、文艺的、哲学的便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便不可能存在。这也就是说，没有语言，便没有社会和文化。当然，没有语言文化的人依然可以存在，但只能作为动物存在。人们曾经考察过“狼孩”，在中国东北辽宁省还出现过“猪孩”。但不论“狼孩”或“猪孩”，当他们从小脱离人群，没有获得人类的语言时，他们同样得不到人类的文化。他们不过是动物，不能算是真正的人类成员。

韩民青在他的《文化论》一书中写道：“语言在文化中的作用，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有三种作用，即生成、贮存、留传。……如果说人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世界里，那么从形式上看，文化就是一个语言的汪洋大海。人是语言大海中的生灵，离开这大海就会失去人的本性——回到动物行列之中。”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文化是语言的“底座”。没有文化，语言也不复存在。

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萨丕尔在其《语言论》一书中说过：“语言有一个底座……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也说过：“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这个民族的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中国人与中国文》）

语言是语音声波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卡西尔在其《人论》中认为，语言是“符号”不是“信号”。“符号”，它有意义、有独立的功能。索绪尔也认为语言包含“能指”（声音）和“所指”（概念）两个方面，这就好像一张纸的正反两方面，它们是不可分离的。

语言的意义属于文化范畴，它是各种文化现象，文化产品的抽象和概括。它与人们的思维活动密切联系并与意识交织在一起。

语言的意义对于文化来说，具有反映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它对各种事物，各种文化现象，包括人们认识的自然现象，具有指称作用，反映人们的主体的意识（认识），而不是自然现象本身。这种反映性，实际上是文化意识的物化。语言不是事物的简单代替物。语言的意义是事物共性的抽象和概括。各种意义都是人类思维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结晶。

如果没有文化，没有任何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语言自然也不成之为语言。

语言以文化作为自己雄厚的底座，语言才能随着人类的进步，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人类社会文化越进步，创造的物质财富越多，人类的思维越严密，语言便会随着这种文化的进步而发展，其词汇越来越丰富，语言结构也越来越精密。

不同民族的文化造就不同的语言。它不仅生成语言的特殊语义成分，而且对语言的构词模式也产生重要的影响。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每个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历史常常是并行发展的。不过，语言比文化更具有恒久性，不少古代文化现象消失了，但语言的历史记载使它永存不朽。

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促使不同民族语言的相互渗透。有的相互借词，有的产生语言的融合。历史表明，文化先进的民族语言往往同化文化落后的民族语言。

总之，文化对语言的作用也是相当大的。它是语言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支柱。

## 二

人们都知道，传统语言学主要有：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文字学等，它们分别研究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与文字形态。近30年来，涌现一些新的交叉语言学科，如数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等，开拓语言研究的许多新领域。然而，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门专门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各种关系，揭示语言的丰富文化内涵的语言学科。

近10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出现的一股“文化热”，在语言学界也有一批学者，他们以极高的热情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并提出建立一门语言学的新学科——“文化语言学”，专门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各种关系，语言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对语言发展的重要影响等等。有些学者已写出《文化语言学》的论著。这种勇于探索语言研究新领域的精神是很令人钦佩的。

本书不是文化语言学方面的理论著作。笔者也无意在书中建立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阐述文化语言学的各种理论问题。本书仅就汉语与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些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

1950年，我国已故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经发表《语言与文化》一书。这部著作的内容广泛而充实，令人耳目一新，给人许多语言文化方面、民族学方面的知识和启迪。其中涉及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知识尤为丰富。

本书只展示汉语文化方面的材料，不涉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不过，汉语文化问题相当多，它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阔，我们不可能在本书中一一都谈到。本书侧重于汉语与传统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关系。其中，涉及古代汉语与历史文化的关系较多，而对于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则触及较少。

本书从六个方面考察汉语与文化的关系：

#### 1. 汉语与历史文化的关系

汉语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汉语造词与传统哲学观、伦理观的关系，汉语与传统价值观的关系。

#### 2. 汉语与社会变迁、文化变异的关系

汉语与交际文化的关系，汉语方言与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关系，方言与地域文化。汉语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

### 3. 汉语与宗教、语言迷信心理的关系

汉语与佛教文化的关系，汉语中的语言迷信现象及其文化心理。

### 4. 汉语与民族思维偏向的关系

汉语结构的意合性、具象性、有序性与民族传统思维偏向的关系。词义引申、比喻与民族心理的关系。

### 5. 汉语专名、称谓与民族文化心态的关系

这包括中国人的姓名、地名，社会上各种人称称谓，亲属称谓，古代官称谓，社交称谓等，与民族文化心态的关系

### 6. 汉语表述与社会文化取向的关系

汉语的语言表述风格与不同时代意识文化、制度文化的取向有密切的关系。古代诗歌的语言表述与民族文化心态有重要关系。

现代阐释学的集大成者伽达默尔认为，人类语言绝不是自我封闭的系统。人类语言同人类历史一样存在着，它的意义是人的意义，人的历史活动的意义，它总是处于开放的状态。人是从社会文化中获得“前理解”。因此，语言的意义也可说是社会历史文化的意义，传统文化的折射。

从汉语与文化的各种关系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与文化存在着镜象关系和理据关系。

所谓镜象关系是，汉语像一面镜子那样，清晰地反映汉族历史文化的各种事物观念、习俗。这不仅包括各种物质文化，如服饰、饮食、建筑、交通工具、生活用品等等，而且还包括各种精神文化，诸如，科学、技术、哲学、伦理、政

治，以及民间习俗等等。所有这一切历史的社会文化都会在汉语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记录下来，流传下去。”

所谓理据关系是，许多汉语现象，诸如，汉语的构词、汉语词义的形成和演变、汉语的结构特点、汉字的形体组成等等，都可以从汉语文化中找到理据。这种理据不是逻辑关系意义上的理据，而是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心理、文化取向、社会习俗、民族思维偏向等等的文化阐释。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历史时代性。

一般说来，汉语与传统历史文化具有同构关系，它们在历史长河中并行流荡着。不过，汉语更具有历史的恒久性。历史上有不少文化现象或文化产品、社会习俗及文化观念早已随社会的变化而消失或消退，但它们的“身影”却依然被保存在汉语之中。汉语里贮存着许多古老的文化信息，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透视汉语的文化渊源，或汉字构形的本义，往往可揭示汉民族的一些文化奥秘。

从本书中，读者一方面可扩大汉语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可扩大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从本书中看到，汉语是汉民族文化的结晶，汉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的体现。这些是我们从汉语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中所得不到的知识。

限于笔者的水平，掌握资料的局限，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是为序。

郭锦桴

1991年5月于北京西郊

序言注释：

《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文化建设与西化问题讨论集》（下），第392页。

C. 恩伯和M. 恩伯合著：《文化的变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A. 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同上书，第31～32页。

韩民青：《文化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96页。

#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汉语——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1
一 从汉语认识古代社会	2
二 从汉字形体考察历史文化	7
三 汉语词源考释与历史名物掌故	16
第二章 汉语造词与深层文化	25
一 汉语造词与传统哲学观	25
二 汉语造词与传统伦理观	33
三 色彩词与社会文化心理	37
第三章 汉语与传统价值观	46
一 汉语与重和谐价值观	46
二 汉语与重身分价值观	51
三 汉语与重饮食价值观	55
第四章 汉语与传统思维	64
一 传统思维	64
二 汉语意合结构与整体性思维	67
三 汉语的具象性与比附思维	72
四 汉语语序与有序性思维	79
第五章 汉语中的语言迷信	86

一	语言灵力的迷信.....	86
二	名字避讳.....	94
三	不吉词避讳.....	102
四	数词的神秘色彩.....	105
五	神灵密语——符咒.....	111
六	语言迷信的文化心理.....	120
第六章	汉语与佛教文化.....	127
一	佛教文化的传入.....	127
二	佛教文化语言圈.....	130
三	佛教文化对汉语的影响.....	144
第七章	汉语别称、比喻的文化内涵.....	159
一	别称的传统文化内涵.....	159
二	词义引申与思维、心理偏向.....	164
三	比喻的民族文化性.....	170
第八章	文化取向与汉语表述.....	177
一	意识文化取向对汉语表述的影响.....	177
二	制度文化取向对书面语风格的影响.....	185
三	民族文化心理取向对诗歌语言的影响.....	194
第九章	汉语与交际文化.....	207
一	交际文化及其构成要素.....	207
二	汉语交际的古今称谓语.....	208
三	汉语交际的礼貌语.....	218
四	社交汉语的文化透视.....	221
五	跨文化交际中汉语与外语的差异.....	226
第十章	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	234
一	历史人口迁移与方言形成.....	234

二	地域文化与方言的互渗.....	250
三	域外方言文化变异.....	259
第十一章	汉语与中外文化交流.....	271
一	上古民族文化交流的语言遗迹.....	272
二	中古民族文化交流的语言遗迹.....	276
三	近代中外民族文化交流的语言借词.....	280
四	借词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内容.....	285
第十二章	姓名与传统文化.....	290
一	历史演进中的姓氏.....	290
二	名字的多层互补及其结构特点.....	298
三	名字的文化审视.....	310
第十三章	地名与社会文化.....	323
一	地名的语言分析.....	323
二	地名与历史文化.....	333
三	地名与社会心态.....	340
四	地名反映民族迁徙的历史踪迹.....	348
第十四章	亲属称谓与宗族文化观念.....	352
一	汉语亲属称谓系统.....	352
二	亲属称谓与宗族观念.....	361
三	亲属称谓的连锁文化现象.....	364
第十五章	古代官称谓与制度文化.....	369
一	皇帝称谓与皇权制度文化.....	369
二	官称谓与等级制度文化.....	375
三	官夫人称谓与亲缘制度文化.....	378
第十六章	成语——历史文化和智慧的凝聚.....	383
一	成语的形成特征.....	383

二	成语中的历史文化积淀.....	389
三	成语与汉语历史对应.....	395
四	成语与民族智慧.....	402

# 第一章 汉语——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语言的历史与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这正如怀特所指出的那样：“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怀特在这里所说的符号，主要是指人类的语言及其文字。事实表明，语言是文化表达的最佳符号。这是因为：（1）语言符号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包括所有的物质文化、所有的精神文化都可以用语言来标记、表达。人类的所有文化活动，不论是生产劳动，还是科学研究的创造性活动，社会的各种文化教育活动等等，也都可以用语言来记录、表达。（2）语言文字具有永久性，它记录人类各种文化知识和经验，并一代一代相传下去，从而使许多文化永存不朽。在这一意义上，语言及其文字是历史文化留下的身影，也可以说是历史的“活化石”，尤其是那些古代语汇和古文字，它们往往可为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生活提供某些图景。这正如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所指出的那样：“语言是现今仍然活着的古代遗物。”（3）语言是最简便、经济的符号，它为文化的传播提供最有效的手段。五是出于语言这种交际工具，

人类才可能进行各种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从而使文化成为人类社会集体共同创造的和享有的财富。

由于语言是文化的最佳表达符号，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语言的各种文化层面的考察，了解世界，认识自然，同时也可以洞察历史。这里，我们将通过对古代汉语及古汉字形态的考察，追溯中国远古和上古时代历史文化的踪迹。

## 一、从汉语认识古代社会

人类社会大都是由渔猎而进入畜牧社会、由畜牧而进入农业社会。这里，我们可通过对古代汉语的考察来了解远古中国社会文化的这一历史进程。

### 1. 关于远古畜牧业

上古时代，畜牧业曾经是社会的主体经济之一。然而，当时的人们主要役养什么牲畜呢？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从反映上古语言词汇的《说文》和《尔雅》中，考察究竟哪些牲畜的专名最多、最丰富，从而得到启示。在《尔雅·释畜》篇中，“六畜”的名称已相当丰富，它们各有许多专名，其中，“马”的各种专名51个，“牛”的各种专名18个，“猪”的专名13个，“羊”的专名11个，“犬”的专名10个，“鸡”的专名6个，计109个。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主要役养六畜。而在这六畜中，尤以马、牛、猪、羊为多。事物的专名越多，意味着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越密切，所以人们对它们观察越细微，分类的名称便越多。下面，我们举出《说文》、《尔雅》中有关马、牛、羊的一些专名。

马——